

The
Devil
and
Sherlock
Holmes
David Grann

魔鬼与福尔摩斯

关于谋杀、疯狂与执念的故事

[美] 戴维·格兰 著 姜昊壽 译

The Devil and Sherlock Holmes: Tales of Murder, Madness, and Obsession by David Grann

Copyright © 2010 by David Gran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Robbins Office, Inc. and Aitken Alexander Associates Lt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9 Beijing Imaginist Time Culture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魔鬼与福尔摩斯：关于谋杀、疯狂与执念的故事 / (美) 戴维·格兰著；

姜昊骞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5

ISBN 978-7-5598-1710-5

I. ①魔… II. ①戴… ②姜… III. ①纪实文学—美国—现代

IV. ①I71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58324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五里店路 9 号 邮政编码：541004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版人：张艺兵

责任编辑：雷韵

特约编辑：冯婧

装帧设计：邵年 | shao-nian.com

内文制作：陈基胜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64284815

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开本：1168mm×850mm 1/32

印张：13.25 字数：285千字

2019年5月第1版 2019年5月第1次印刷

定价：56.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发行部门联系调换。

	引言	001
第一部分	神秘事件	005
	火焰审判	045
	变色龙	093
	他去了哪里?	129
第二部分	乌贼猎手	149
	水城	183
	老人与枪	219
	时光偷手	245
第三部分	烙印	267
	美国犯罪城	307
	真实犯罪	333
	让“恶魔”归位	369
	作者声明	411
	致谢	413

引言

新闻报道与侦探调查一样，用的都是排除法。你需要从无数角度去收集资料，探究实情，直到如夏洛克·福尔摩斯所说：“剩下的即使再不可能，那也是真相。”

本书收录了十二篇故事，虽然只有一篇以福尔摩斯为主题（讲述全球顶尖福尔摩斯专家的神秘之死），但篇篇不乏悬疑成分。多篇的主角是侦探：调查后现代小说作者，在故事情节中寻觅现实谋杀案蛛丝马迹的波兰警探；追踪神秘海兽的科学家；还有突然怀疑自己才是被骗的人的骗子。即使是那些看起来毫不相干的故事，也同样掩藏着谜题：在纽约市底下挖掘输水隧道的工人、不服老的棒球明星。

与夏洛克·福尔摩斯探案不同，本书的所有故事都是真实的。主角们都是凡人，就像华生医生一样，他们有眼睛，能看见，但不一定能洞悉真相。真相往往到最后也没有大白，结局也不总是大团圆。有的人物骗人，杀人，有的发了疯。

福尔摩斯的部分魅力在于，他将秩序带回了混沌的宇宙。但是，

我之所以对本书的主题产生兴趣，正是因为人世的纷扰和人类理解世界的努力。

福尔摩斯曾对华生医生承认：“假如我们能够手拉手地飞出这个窗户，翱翔在这个大城市的上空，轻轻揭开那些屋顶，窥视里面正在发生的稀奇古怪的事情：诡异的巧合、阴谋的策划、钩心斗角以及一连串奇妙的事件，这些事情代代不息，导致了千奇百怪的结果，这就会使得一切陈腐的、一看开头就知道结局的小说，变得面目可憎而失去销路。”

着手调查这些故事的时候，我对它们几乎一无所知。好几篇故事的缘起很不起眼：朋友提供的线索、新闻里的一句话。我试图发掘真相，揭露隐藏的叙事，却经常发现矛盾的线索与缺位的证据。但是，到了最后，这些故事至少能让我们管窥人类的境况，为何有些人一心向善，另一些人却一心作恶。正如福尔摩斯所说：“生活比人们所能想象的要奇妙何止千百倍。”

第一部分

任何事实都比疑点强。

——夏洛克·福尔摩斯，《黄面人》

理查德·兰斯林·格林，全球首屈一指的福尔摩斯专家。他相信自己已经破解了失踪书信之谜。二十年来，他一直在苦苦寻找福尔摩斯之父——亚瑟·柯南·道尔爵士的通信、日记和手稿。据估计，这批文档价值近四百万美元，据说还附有死亡诅咒，就像福尔摩斯最有名的小说《巴斯克维尔的猎犬》中写的那样。

自从柯南·道尔 1930 年去世以后，这批文件便人间蒸发了。缺了它，柯南·道尔全传的大业就完不成，而这正是格林赋予自己的使命。许多学者都认为，它可能已经遗失或者被销毁了。《泰晤士报》曾撰文称，它的下落已经变得“像任何发生在贝克街 221B 号的谜团那样扑朔迷离”。贝克街 221B 号是福尔摩斯与他的好搭档华生在小说里的住所。

调查工作刚刚开始，格林就发现了端倪。柯南·道尔有五个孩子，其中一个叫阿德里安，他在其他继承人的同意下，把这些书信藏在了自己在瑞士的一所庄园的密室里。格林后来了解到，阿德里安曾背着兄弟姐妹，拿了部分文件出去，希望能卖给收藏家。他在筹备过程中死于心脏病发作——死亡诅咒就此流传开来。阿德里安死后，文件似乎就消失了。格林发现自己越是深入调查，就会在继承人们——包括一位自封的沙俄公主——争夺文件的钩心斗角中陷得越深，越发看不通透。

格林几十年如一日地查找证据，约谈相关人士，直到有一天，混乱的线索指向了伦敦——琼·柯南·道尔，柯南·道尔的小女儿门前。她高挑而优雅，满头银发，年近七旬依然有很强的气场。（“她娇小的身躯里似乎有一种强健有力的东西，”父亲曾这样形容五岁时的她，“她有着强大的意志。”）她的哥哥阿德里安因为不服从上级命令而被开除了英国海军；大哥是个花花公子，在整个二战期间安居美国，置身事外；而她却成了皇家空军的一名军官，并于1963年获授大英帝国爵级司令勋章。

她请格林来自己家做客。她父亲那留着海象胡子的肖像就挂在家中的壁炉旁。格林对她父亲的兴趣简直要赶上她本人了，于是她讲起了当年的事情，给格林看家庭相片，还让他有空再来。格林后来跟朋友讲，有一天，琼给自己看了几个收藏在伦敦一间律师事务所的箱子。他一眼就瞥见了几份传说中的失踪文档。琼跟他讲，由于一些家庭纠纷，现在还不能给他看，但是，她准备把几乎全部文件都遗赠给大英博物馆，这样学者们就可以自由研究了。琼于1997年去世，之后格林就热切地期盼着文件移交——但什么都没有发生。

时间来到2004年3月。格林翻开《星期日泰晤士报》，惊讶地发现失踪文档将于5月“现身”佳士得拍卖行，标价数百万美元，卖家是柯南·道尔的三名远方亲戚。这些文件将流散到全球各地的私人收藏家手中，而不是统一收藏在大英博物馆里，或许不会对研究者开放了。格林可以肯定，一定是什么地方搞错了，便赶忙跑去佳士得拍卖行查证。回来后，他告诉朋友们，他确信那边的许多文件跟自己之前发现的一样。他还宣称，这些文件是偷来

的——而且他有证据。

在接下来几天里，他去找了伦敦福尔摩斯协会的几名成员。全球有几百个福尔摩斯协会，伦敦协会（格林还是它的老会长）就是其中之一。他还通知了其他一些所谓的“福学爱好者”，包括“贝克街小分队”的大量美国会员，这是一家成立于1934年的邀请制协会，得名自福尔摩斯经常派去打探消息的那群流浪儿。格林还联系了几位更正统的柯南·道尔专家，也就是“道学家”，跟他们讲了拍卖的事。（不像格林，在两边都有交情，许多道学家是与福学爱好者保持距离的，因为后者往往把福尔摩斯视作一个真正的侦探，而压根不提柯南·道尔的名字。）

格林跟道学家们分享了他对文件来源的了解，披露了他认为最有力的证据：琼女爵的遗嘱复印件，上面写着：“我自愿将亡父的作品原件、手稿、日记、记事本和随笔……全部捐赠给大英博物馆。”这真是太可恶了！这个由业余侦探组成的临时小组决心阻挠这次拍卖会，他们向国会提交了请愿。到了月底，这个组织的活动声势越发浩大，还上了报纸。格林向妹妹普莉希拉·韦斯特暗示说，有人在威胁他。后来，他又给她发了一张难懂的便条，上面有三个电话号码和请妥善保管。他还给《泰晤士报》的一个记者打电话说他可能要“出事”。

3月26日，一个星期五的晚上，他跟老朋友劳伦斯·基恩共进晚餐。基恩后来宣称，格林偷偷告诉他“有个美国人想要毁了他”。两人吃完饭出来，格林跟基恩说有人在跟踪他们，还指了指身后的一辆车。

当晚，普莉希拉·韦斯特给哥哥家里打了电话，结果转到了

他的自动答录机上。第二天上午，她又打了好几通，但他还是不接。她惊慌地去了哥哥家，敲门，但没有人应答。如此多次无果，她就报了警，警察来了，破门而入。在一楼，警察发现格林的尸体躺在床上，身边环绕着福尔摩斯的书和海报，脖子上缠着一条绳索。他是被勒死的。

“我要把整件事都告诉你。”格林去世后不久，当我给约翰·吉布森，格林最亲密的朋友之一打电话时，他跟我说。吉布森与格林合著过几本书，1981年出版的《与福尔摩斯共度的夜晚》就是其中之一，收录了多篇模仿福尔摩斯风格的作品。说起故友之死，吉布森不免有些哽咽：“这是个谜，彻头彻尾的谜。”

没过多久，我去了一趟大布克汉，是伦敦以南三十英里的一个村庄，吉布森就住在那里。我一下火车就看到他来接站了。他很高，骨瘦如柴，浑身上下没有一处不是向前佝偻着——瘦窄的肩膀、细长的脸、一头乱糟糟的白发——好像有根看不见的拐杖在撑着他似的。“我有东西给你看，”开车往家走的途中，他对我说，“你看了就知道。线索不少，结论嘛，就不多了。”

他在镇子里开得很快，驶过一座十二世纪修建的石质教堂和一排农舍，最后停在了一座围着篱笆的红色砖房前。“你不怕狗吧，”他说，“我养了两条可卡。本来我只想要一条，但给我的人非说它们两个亲如一体，我就都收了。结果呢？整天打架，就没消停过。”

前门一开，两条狗就朝我们跳了过来，然后扑作一团，跟着

我们进了客厅。客厅里是一堆堆的旧书，有的都堆到了天花板。里面有几乎全套的《河滨杂志》，这是一份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时的刊物，福尔摩斯系列小说就是在这上面连载的。当时一期售价半个先令，现在价值五百美元。“这些加起来，大概有六千本吧。”吉布森说。

我们坐在沙发上，他打开了文件夹，小心地一页页翻动。“好了，乖狗狗，自己玩去吧，”他一边说，一边抬头看着我，“我现在从头跟你讲吧。”

吉布森说自己去了尸检听证会，还做了详细的笔记。正说着，他拿起手边的放大镜，对准了几页皱巴巴的纸，说：“我习惯在废纸上记东西。”他说，警察在现场只发现了几样不寻常的东西：一个是格林脖子上的绳索是根黑色鞋带；另一个是他手边有个木勺，床上有几个动物标本；还有就是有一个喝了一半的琴酒瓶子。

警方没有发现强行进入的痕迹，就认定他是自杀的。但是，现场没有留下遗书。英国法医学会主席科林·贝利爵士还对本案的验尸官说，在他三十年的职业生涯里，只见过一例自缢事件。“一例。”吉布森又重复了一遍。他解释道，自缢的难度相当高，一般自杀者在窒息前就会昏厥。不仅如此，这件案子里用的还不是粗绳索，而是一根鞋带，于是自杀的可能性就更小了。

吉布森从文件里掏出一张纸，交给了我，上面写着数字。“看看吧，”他说，“我的电话单。”录音显示，格林在死前一周曾多次与吉布森通话。吉布森接着说，要是警察费点心思去查格林的电话单，马上就会发现他死前几个小时还跟自己打过电话。“我大概是最后一个跟他说过话的人。”他说。但是，警方从没讯问过他。

据吉布森回忆，格林去世前谈起过拍卖的事，说害怕自己会出事。

“没什么好怕的。”吉布森当时说。

“不，我是真的害怕。”格林说。

“怕什么？怕死于非命？”

“是的。”

当时，吉布森让格林别当回事，只是建议他别给陌生人开门。

吉布森又看了看自己的笔记。他说，实际情况不只这些，还有别的大事。他告诉我，格林死前不久曾跟他的朋友基恩提起过一个“美国人”，说那个人要消灭自己。吉布森说，他第二天给格林家打了个电话，是答录机的声音，有点蹊跷。“里面不是理查德的声音，之前十年都是他那个牛津腔，”吉布森回忆道，“当时是个美国人的声音，说‘抱歉，主人不在’，我当时说了句‘见鬼了，怎么回事？’，我还以为自己拨错号码了。于是，我又一个键一个键地拨了一遍。还是那个美国人的声音。我只好说了句‘我的天哪’。”

吉布森说，格林的妹妹也听到过同样的录音回复，这也是她赶紧跑去哥哥家的一个原因。他摸索一番后又给了我几份文件。“一定要按时间顺序保管。”他说。这是琼·柯南·道尔遗嘱的复印件、几张关于拍卖会的剪报、一份讣告，还有佳士得的拍卖目录。

他手头基本上就是这些了。吉布森讲，警察没有做法医鉴定，也没采集指纹。负责此案的法医一头雾水。要知道，这个人之前还来过福尔摩斯协会的一次活动，根据柯南·道尔的一部密室杀人小说做了模拟验尸展示。吉布森说，这位法医曾宣称证据不足，

无法确定案情，因此格林到底是自杀还是他杀，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官方结果。

格林死后几个小时，福学爱好者们就炸开了锅。在网络聊天室里，一个自称“探长”的人写道：“自己把自己勒死？你怎么不说是自己用手把自己掐死的？”有人还拿“诅咒”说事，好像靠超自然力量就能解释了一样。吉布森又递给我一张英国小报，上面有篇文章题为柯南·道尔咒杀福学专家。

“你怎么看？”吉布森问道。

“说不好。”我答道。

接下来，我们又过了一遍证据。我问吉布森，格林给了妹妹一张便条，上面有三个电话号码，他知不知道是谁的。

吉布森摇了摇头。“没在听证会上见过。”他说。

“答录机上那个美国人呢？”我问，“知道是谁吗？”

“唉，我也没头绪。我觉得，就是这个证据，最邪门，也最有价值。是理查德录的吗？他想告诉我们什么？还是杀他的人录的？如果是的话，干吗要这么做？”

我问他格林之前有没有异常行为。“没有，从来没有，”他说，“他是我见过的最波澜不惊的人。”

他提到，普莉希拉在听证会上说她哥哥没得过抑郁症。格林的医生也致信法院，说格林十年来从未得过大病。

“最后一个问题，”我说，“他家里有什么东西被带出去了吗？”

“据我所知，没有。理查德收藏了很多福尔摩斯系列作品，还有柯南·道尔写的书，价值连城，但它们都在。”